靜軒先生文集

靜軒汪先生文集序

嗟乎靜軒先生不可作矣予自結髮既聞先生名竊有執鞭之願而不可得正德戊辰春予見先生之子愈於今少傅公吾師石齋門下時愈蘄文勒先生功德於墓道之石予方悲哲人之

云亡慨素願之莫副爲之不懌
者屢曰既而承之推刑新安得
与愈周旋論文愛其學博而質
茂深嘆先生庭訓有素與刑猶
存而昔者執鞭之願亦少借以
自解一日愈持先生遺稿拜而
言曰先人不作所賴不朽者在

此惟君侯圖之以成僉不肖之志予留置鄴齋夜必秉燭讀數過其詩閒雅與重不為怪詭刻削之語而性情自見有盛唐諸大家風閒有涉議論者亦不甚宋人下至於序記碑銘等作則皆各臻其體辭既雅容意更精

到味之而不窮索之而益遠要非茍然而作者知復篁墩程學士一書辯析朱陸二氏之學發然悉中肯綮可以啓諗道學者不決之疑則先生之所養可知已雖欲無傳惡能使之無傳哉郡庠唐生皐老於文學乃屬其

同愈畧加選次爲之規措其費
命工刻之郡人葉瑾右文尚誼
亦出泉相佐刻成適予應
名北上愈謂不可無一言然顧予
何人敢僭序先生之文哉予嘗
怪世人岐文章政事爲兩途故
精吏事者往往視儒者爲迂而

儒者亦畀其鄙而不屑雖大儒歐陽猶不免有文章潤身政事及物之語是以儒者之功業卒不見於天下夫六經孰非經世之具而唐虞三代之臣豈不學無術者邪先生盛德爲學者儀式其功業在淮之北在江之西

在滇閩之南朝野誦之史氏書之而文章又能与古之人並行於後世繇此見先生體用之學靡不具備使天假之年得以盡究其用又不知其何如也謂文章不足以通乎政事者既非通儒亦豈通論哉少傅公所譔神

道碑附見集中欲知先生者其尚考之庶見先生之可傳者不獨以其文而文之不盡傳者又不能無遺憾也

皇明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十月朔
賜進士第直隸徽州府推官西蜀
張鵬謹序

靜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古詩

知止齋

高黎共行

讀李太卿文璧所刋醉翁亭集

黃樓高一首

題畫

卷之二

律詩

五言

千秋宴罷分餛送黃世瑞以詩見謝次韻

用劉太僕韻自述

又用韻積雪

宿何塘舖

發龍陽渡白沙江

過牛欄關

宿界亭驛

宿馬底驛

舟發黃州府

發蘄州抵九江

送湖南王守維

發興化縣抵法華寺

七言八句

禹城道中望泰山偶興

登羅山

過紀城

撳崇安縣道會詹文煥𨓏武夷仙君題骨于山岩舟

過山下有作

壽葉君廷圭

撫治鄖陽還京遊太嶽太和山有作

又登天柱峰頂謁金殿有作

絶句五七言

過釣臺二絶

思親

送鄉人程超

過大山鋪

抵易龍驛

發沙橋折道傍梅花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二十九

記

卷之十

記

卷之十一

記

卷之十二

卷之十四
行狀　墓誌　墓表

卷之十五

祭文

附錄

先公少時稿俱不存人惟口傳數詩筮仕後稿之存者什九是集搜什之七而詩又什之三餘盖有待也先公歿之明年愈既乞今少傅石齋楊公神道碑銘歸而以志墓于外舅戴那峰先生既諾而卒爲恨不可言搜集間得先生次韻先公奉整飭徐州等處兵備之　命二律及學士篁墩程公辯朱陸道學書西涯李公謝訂雲陽遺文跋尾謬誤書因各以類入梓刋石齋碑銘先叔眉野所撰家傳附焉嗚呼先公稿尚不克盡傳顧乃及此邪蓋諸與先公節行文章相高一世並傳之功德揄揚之美理義辯析之精可因以槩見此區區爲子者借譽于人之心也故次目錄敢述所由以告觀者

正德辛未十月朔不肖孤汪愈百拜謹識

靜軒先生文集目錄終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墨梅賦 有序

蒙化衛使楊君叔熙得墨梅一幅續之以牋而軸爲一卷不知寫者爲誰筆焉輻輳隱然成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十年可謂因梅之質而得梅之性情者矣律之以范石湖之譜恐楊補之蕭宣仲之筆法未有此也新安汪舜民撫玩數四有所感而賦之其辭曰

繫園林之所植兮唯玆品其最清抑誰氏之意匠兮和松滋而經營想其心之獨苦兮乃應物而擬象曰根及枝之弗見兮露尺幹之崢嶸紛長條以橫斜兮綴繁葩之昭灼出硯池而不汙兮肅靚妝其淡泊瞠乎一披而覩之兮覺余意之爽猶彼羅浮

之與姑射兮實儼然而立卓爾自六陰之既畫兮青女降而沍
寒朔封姨之慘慘兮莫勝六之漫漫兩儀塞而閉關兮生意窮
而未達萬物軋而就實兮根荄斂而冥頑羞斗柄之建子兮始
一陽之莫禦欲觀象而見天地之心兮含孤根其誰與矜竿蒼
官之老兮疎影豈可以同年節配此君之貞兮膺香焉得而並
取牡丹富貴桃李穠華兮亮凘盡之無遺遠君子之隱逸兮亦
凋殘之不支聰此稟受之特異兮固非凡種之所及[illegible]凡春而
冠華榜於夫豈乾坤之所私實或關乎寂寞之濱兮賤或放乎
荒寒之地貴或處乎東閣之上兮富或近乎翡陽之室隨所寓
之不同兮天然之標皎皎以無二堅所守之不易兮儼然之操
凜凜而如一屈原之騷黜而見疏兮固不因之而自冷[illegible]之
賦麗而見媚兮亦不因之而自信孰若託根於昔[illegible]兮[illegible]

而可捲不必巡警以索奘兮自可玩而可覩辭曰詠乎水濱有道仙兮訪乎竹外有坡仙兮二仙見取其華然兮延之於鼎有商書兮撩之於邃有周書兮二書見録其實需兮反復此圖華勝實兮抑先其華後其實兮華實兼之兮猶美斯備兮弘治戊申春三月廿四日述于崇化之官舍

西莪書院賦爲崇化府通判王君作

靜軒子兀坐於官之舍方以不學無術自嘆客有乘軒者忽扣門相過出西莪書院之圖而見示焉嶷然有屋森然有木佳氣鬱蔥非烟非霧叶自其遠而觀之萬仞對峙者西莪之山窈然深邃者西莪之峪自其近而觀之清冽縈迂者西莪之河坦夷沃衍者西莪之麓其前則名園數畝雜果植花時或游焉可樂可嘉其後則古刹一區朝鐘莫鼓時或往焉清懋其所其旁則

或踈或密星布烟居鷄鳴犬吠各有其處其中則淨几明牕左圖右史挾册以校魯魚亥豕靜軒子曰客乎客乎兹院者若於微時藏脩之宅乎不然身既出矣位既得矣國有人民亦有社稷矣此正壯而欲行之時奚暇如幼學之役役也客乃艴然作曰學無窮達惟道是明何子之過辯議太輕豈不聞仕而優則學者古之明訓而得夫人爵忘其天爵者今之通情與靜軒子於是攝衣而起向客再拜以謝而又終諗之曰學非為人貴乎為己亦非近外貴乎近裏客如求之迹而不求之心斯圖亦何足齒於君子哉誠能以忠信為基址以仁義為棟梁以孝悌為砥柱以恭敬為軒牕以禮法為門戶以廉恥為垣墻而又起居有時出入有節志同道合者升斯堂則下榻以相迎悖道敗德者入斯堂則閉門而不接夫如是則知行有據工夫不空四面

洞達八牕玲瓏所謂昔陀者不在西我而在客之胸中矣近而考亭遂而杳壇其學又豈有不同也哉客喜甚命西我子志于圖末而去

疎影暗香賦 有序

歲戊申六月既望余沐恩例復舊品調任將自蒙化之東莞戒行有日衛使路君廷璧以疎影暗香之圖索賦盖畫者有取於逋仙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也路君余鄉人焉得而辭之賦曰

物莫不有影兮梅影以疎而分明亦莫不有香兮梅香以暗而輕清水或濁而泥沙爲汙兮影固不得而應形月或隱而風雨爲惡兮香亦何自而惟馨茲者水清淺而月黃昏兮此影此香

所以相得而相生於戲逋仙之詩兮何獨有契於此而狀其情
念彼色工爲誰兮不惟狀其情而尤寫其精嗟余肉眼之一過
兮忽技癢而不自寧信乎詩爲畫之有聲兮而畫爲詩之無聲
繄余想夫梅品之高兮豈寄影與香之足稱也當夫天葩玉潔
笑傲歲寒是爲花之忠臣兮非若凡卉之凋零也及其佳實彈
垂調和鼎鼐是爲花之良臣兮非若凡卉之小成也夫惟得堪
輿之正氣兮此其大節大用所以烈烈而轟轟也宜乎古人呼
爲花之儒者兮由其有是實而後有是名也彼月之於香不過
一時之媒兮而水之於影不過一時之證也詎曰已老逋仙不
作園林冷落兮水濱無邀影其寥廓兮月下無侶香其寂寞兮
有美斯圖二景可託兮時卷舒而賞鑑兮盡之功 是 博兮

翠栢問蒼松賦有序

撫安衛正千戶于君文遠武而好文富而好禮不忘其士也以今年九月十有六日表其齡六十家君抑齋先生與君同庚而長八月先期遣人來江西命舜民謀所以爲君壽者竊惟古人之祝壽借物爲喻者多矣用賦

翠栢問蒼松以獻之其詞曰

芙蓉之峰有翠者栢其枝蔚而不拔其餘勁而不側近而抱之儼然文士之秀特也問政之麓有蒼者松形勢偃蹇而聳其外文理條達而直其中遠而望之肅然武士之威雄也芙蓉南立問政北峙松栢相去五舍而止出不同地也而風聲相接生不同本也而氣味相似其高也干乎雲霄不知其各幾百丈其植也飽乎霜雪不知其各幾百禩霜之預也不知其各幾十圍根之蟠也不知其各幾十里彼此相顧而下視衆木之榮悴不齊

也不啻長者對坐而撫膝前之釋子焉一旦翠柏扣蒼松而問之曰歲爲木星其德好生故歲也在天也光明而潤澤則木之在地也茂盛而崢嶸夫何莊周不知本此乃云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語地遺天豈非不悟其理而徒見其形乎蒼松曰子之言良是矣然天必得地而後萬物生焉是故凡吾之族莫匪松也而徂來獨盛凡子之族莫匪柏也而新甫獨冠是已又問之曰唯天所生惟地所養謂君與我百木之長棟梁同一材故青州之貢松在其域而荊州之貢柏出其壤歲寒同一節故松柏之茂既詩人之稱頌而松柏後凋亦聖人之褒獎至于夏殷之社尤不能舍松與柏而他尚焉彼終南之梅淇澳之竹雖各有其節而未見其材也猶能舍我就彼而以三友稱各各自標榜乎豈若以爲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故不欲問

類之敵而反求出類之黨乎蒼松曰子之言亦是矣然所謂友者非吾之素心蓋後世好事者之借貸也且吾與子同類而相親若竹若梅不過一節之同而已必欲盡吾取友之情則舍子其奚從哉既而又問曰以我視君大都同矣然枝葉而比數之猶有不同者存焉官五大夫青蓋雲屯厥初受命爰自有秦君之貴也可謂久而且尊矣有兔絲有琥珀有茯苓有茯神子實出苞赤珠爛爛花開成蕤黄金紛紛君之富也可謂繁而少倫矣若夫香脂或溢等乎膠漆之用枯節或劑配乎膏油之狀夢君者爲公之兆已著哦君者厭丞之念遽存此又君之餘波雅韻有非我之所得聞者也蒼松曰有是哉有是哉無乃子之過論也夫所以貴者狹風暴雨秦皇獲休蓋先世之功而所以富者雨暘時若培養滋茂蓋

聖主之恩也子不貴何以有御史栢之名子不富何以有珠子栢之號漢帝之立枯栢何以起萊公之德雙栢何以秀是知若此類者舉皆瑣瑣未足以優劣分也抱朴子云天陵偃蓋之松太谷倒生之栢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蓋以壽言也吾與子同壽如此豈非所以享富貴諸福之根乎於是翠栢嘿然不及辯問但聞其下有童子抵掌而歌曰彼丈人兮蛟龍姿人飡其肪兮千歲不飢此丈人兮霜雪肌人服其葉兮長生爲掬二丈之壽於人兮若茲二丈之自壽兮可知弘治癸丑秋七月望後三日著

老蚌雙珠賦 有序

溪源程公玉壯以今月二十五日壽七十歲余忝世戚羈仕籍不得躋門稱觴方謀爲文遙壽以爲公壽者次

子應適就外傅誦老蚌雙珠故事入告余栢臺之西軒余曰異哉應公之壻也老蚌雙珠昔孔融以是頌韋端而公實類之余方謀壽公應乃不期然而以此見告則公之萬壽無疆保艾爾後其兆之吉先見矣盖程自忠壯公靈洗以來世為新安巨族而溪源之派喬木充蔚然公大父周生公考存善公世有隱德積善仗義有聲鄉邦而存善公又嘗以上壽沐

恩例冠服之榮公承餘慶孝友勤儉所以修培者益厚年餘六十爾誕二子余雖未覩頭角而岐嶷之譽盈耳余又追憶前此七載躬拜公庭下公方以老景嗣事為慮公賢配俞孺人尤惓惓焉撫其側室甚至余曰仁者壽仁者必有後此古今定理矧公神完氣充容止莊重此又有

壽有子之徵也奚慮之有時存善公尚無恙暨公弟士
奕公士昂公皆姻黨老成識見明達者具以余言爲然
今果驗矣將見公年彌高德彌邵眞如韋端之見重士
論公二子或爲濟世器或爲保家主眞如韋元將之淵
才雅度韋仲將之文敏爲誠然則所謂老蚌雙珠之兆
又豈有不驗者乎余愧非孔融儿僭爲賦以獻其詞曰
唯物之萬殊兮舉天所生唯人之中處兮其心最靈何莫匪人
兮既一賢而一愚何莫匪物兮亦一粗而一精故物之於人兮
其德或可比而人之於物兮其似或可名肆彼水族之衆多兮
蚌居其一巨則蜃而細則蛻兮各異其形在易爲離之象兮寔
虛中以剛外其性含水之潤兮必待月而始盈胎之息兮曰珠
其涯大則大兮小則小成雖備側之璣兮固筲籯之足貯拔圖

蚢之蜷兮亦斗斛之或弃曰玥曰玭曰珍若曰琲則豈可[illegible]之
遒爲端爲綵爲簾而爲腹則一機綫之輕顧此非不爲世之[illegible]
兮何其取之多而用之費良由託胎之纖末兮故其得不難而
器不宏夫惟老蚌之不同兮抱太陰之眞魄鎭滄海之萬頃兮
歷歲月之千齡故其雙珠之竝育兮虬蟠千種而莫及信嚴在
三十萬之賈直兮過魏國十二乘之光明陽侯得所懷兮滄[illegible]
波以辟蝎驪龍不敢近兮眩左右而驪驚亘古今之爭尚兮豈
夫孔公之格物喻父子之眞美兮審夫韋氏之稱情緊此淺深
之望族兮是繇忠壯之華胄業則箕裘之相紹兮澤則詩禮之
謝孝擧豪雍容時華家之老蚌兮欽歎眉目秀朗耀華家之雙
璘兮英英哉
聖朝式敦耆老之典兮而大啓求賢之路惟天府匪在物之嫌

珠是翔兮而惟在人之蜂球是徵吾將驗此老蜂之強健兮期千歲而一致吾將驗此雙珠之玓瓅兮照千里而並輿弘治癸丑冬十有二月朔後十日撰

蓉峰高賦有序

族伯父綱軒先生以今七月十有三日壽躋七十適由廣西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敕巡撫貴州國有老臣天下之幸也家有眉壽一族之榮也肆民方讀祭禮亦不待不欣然以躍載惟國初族高祖蓉峰先生六十有一始以耆儒碩學起家太祖高皇帝其位不過左春坊左司直郎而特受顧問兼贊皇儲與宋善劉三吾二學士同稱三老赫赫論昨日事今吾綱

軒以清風亮節歷官中外三十有六載一旦進都內臺出巡方嶽可謂克繩祖武者矣所謂容峰者一族所居之主山也秀之鍾於人者不甚盛乎絅軒重爲容峰出色其福壽不益尊且隆乎舜民不能舉觴歌南山之詩

敬託筆硯賦容峰高以獻其詞曰

懿五嶺之崚峻兮唯容峰之高甚神天撰厥脉之所起兮曰崑崙之大甚蜿蜒東走爲岷山爲衡山兮順長江之南而起伏以次爲庾嶺爲閩嶺兮乃千環百轉而聳此象之巃然東鏞溪而南浯溪兮繞乎其麓左險巖而右石耳兮拱乎其前顧吾族之居分據其勝兮而人物實鍾其秀肇自李唐至于今兮而隱顯世多其賢闕吾筆兮姑置其他以勿論翹吾首兮安能於此而忘言昔

聖祖之龍飛兮吾蓉峰實爲良弼合山與人而稱之兮盖將追紫陽而齊肩開道德文章之懿基兮歷四世而澤弗替垂功名事業之丕緒兮逮綱軒而才益全登賢科而令東浙兮拉皁茂以並轡擢柱史而按南閩兮語張綱以同年倡同例以進[illegible]兮信孤忠之自許謫西蜀以倅夔兮持清操之彌堅貳守敘南[illegible]未幾兮溥成都之牧愛參藩陜右亦無何兮肅東廣之憲[illegible]方伯之既陟兮已極外官之品秩喜出入之均勞兮遂副内臺之尊嚴捧

璽書之輝煌兮帶緋重金而服繡使豸適初度之康健兮弧矢在門而笙歌滿筵髮惟精而心性赤兮老當益壯德日崇而業日廣兮歲或三遷瞻彼蓉峰之佳致兮地因人勝踵吾蓉峰之芳躅兮祖以孫傳如崧岳之降神兮上爲侯與申伯蓋千載而

一時兮實相望于後先慨弱質之茹荼兮不在稱觴之列聊拙賦之致祝兮少效放鴟之皮頌先生之五福兮博先生之一笑等蓉峰之爲壽兮願蓉峰之不騫弘治辛酉秋七月之吉

坦洞軒賦爲安成彭都憲作

繄乾坤之易簡兮體萬物而不二惟聖賢之坦洞兮心千古以如一曰仁義禮智信之五性兮非寂滅之難悟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典兮豈虛無之易失其坦也不鑿而不陂兮範馳驅於康莊其洞也不偏而不昧兮涵虛白於一室彼記誦之與詞章兮固坦之微而洞之小若權謀之與術數兮尤坦之背而洞之窒鄒魯洙泗闢坦洞之源兮顏子獨坐忘於心齋濂洛關閩疏坦洞之流兮邵氏又弄丸於靜地故坦然洞然兮聿興後世之企慕而坦夷洞徹兮可想當時之卓立自道學之弗

傳兮家蹊徑而人荆榛羡坦洞之高扁兮義外方而敬内直爲
天子之近臣兮代
天子以行事撫江東之疲癃兮躬勞來而安輯如同人之利涉
大川兮能曠遠以無私如無妄之對時育物兮不假僞以掩譎
恒人以坦爲易行而忽之兮公則不行徑以爲高恒人以洞爲
易知而鄙之兮公則不索隱以爲異肆廬陵之境勝兮南牛渚
而東蒙開頻名門之秀鍾兮世元老而累及篤遂春秋之家學
兮擅謹嚴之門戶用坦洞之緒餘兮蔚臺端之紀律是謂賢者
而齊焉兮方孳進德之未已蓋將希賢而希聖兮非特優道之
貞吉亂曰坦以存心惟中是主兮人或公欺公何所與兮洞以
見事惟理是求兮人或公違公何所尤兮皆可齊公[illegible]可學兮
心之不坦或鉅[illegible]兮皆可[illegible]洞公非常士兮見之不洞誤[illegible]兮

公徧公斬心平見定兮致
君澤民愼終宜令兮我賦公徧心開見廣兮執鞭請益敢徒忮
評兮

靜軒文集卷之一

古詩

四言

蘭竹篇美孝濟程貞婦汪氏

維蘭之幽　韡韡其芳　風霜撓之　不改其香　維竹之勁　挺挺其烈　冰霜凌之　不易其節　彼美貞婦　惟行孔嘉　寡于青春　之死靡他　其香蘭幽　其節竹勁　此身未亡　此志已定　言升其堂　上有老姑　言安其室　下有遺孤　姑之老矣　誰其養之　孤之遺矣　誰其長之　乃勤中饋　甘旨是務　朝夕仰承　慈愛愈固　乃勤內教　義方比嚴　朝夕俯育　逮肖以賢　姑安其養　亦既終矣　孤成其家　亦既隆矣　家隆于賢　晚景以昌　壽逾七袠　寔天所償　蘭香不改　竹節不易　貞婦之名　閨門之則　緊貞婦兮永

此令名爲君子之稱爲
帝之旌

蘭竹十二章章四句

集詩題桂香樓集盖謝御史汝爲臨雲貴鄉試時作也

南有喬木維葉萋萋灼灼其華秋以爲期思皇多士左右采之求之不得悠悠我思　南有喬木鄂不韡韡匪斧不克伐其條肄日居月諸夙夜無已既曰得止維其嘉矣　南有喬木陰雨膏之思樂泮水誰其尸之日就月將致之蘇之王之藎臣于以求之　秉文之德言之長也雖以聞之必有以也如圭如璋不可選也有命自天不可爲也　來遊來歌呦呦鹿鳴春日載陽乃邁于京一月三捷如日之升受天百祿遹觀厥成

南有喬木五章章八句

五言

觀鳥雀有感

庭樹有枯枝鳥雀競喧語語中應自得我不知其趣嗟爾一微禽亦具天地心張喙發聲樂三軍遁平陰待齊情太薄報晉意何深愧我非師曠徒聆今日音

送黃世瑞三首

迢迢江南路飄飄與北風逐逐九街塵冥冥千里鴻出處既云異斂散何由同流光不可繫忽忽如轉蓬別去當何時情話更能通

南箕不可簸北斗難挹漿楚茲筮仕初實微名空揚或謂予迂忠不如夔龍良矢心語知己清慎惟自強豈效村店酤對客誇釀香

從昔忘世者固多經世術徵君搠蓮姿甘作林泉逸論事屢獻言當道誇健筆覶覶託葭莩不與途人匹後來有使鴻藥我賴參朮

題游君思泰墨梅四首

香極天下清颸颸吹不滅幹極天下貞颲颲摧不折翩翩羅浮仙傾倒自奇絕寄語謝飛廉勿逞鳴條傑護此結佳實和羹不可缺

右風梅

何處桑柘起繞樹來霏霏曉此貞白容淡抹偏相宜恍如玉女降輕縠裁為衣西湖訪逋仙月下兼水涯笑詠二十年茲景負獨賞

右烟梅

飛霙巖凜凜南枝春白皚復見天地心觀象此昭昭璵璣三百
耐數冷瀟灑標抗顏癸勝六任君恣揮傲陽起東方不照若
俱消

右雪梅

踈影本可人氷輪更掆帡清光徹玉肌五夜二難并鼎鼐壽陽
粧姮娥荳兹澆細讀汝喚酮景與人俱勝廣平鐵石心亦當發
奇興

右月梅

張衛使所藏畫鷹

臂上玄紫韝日日為人役縱上凌青條欲飛不可得何如在高
枝獨栖勢相敵凡附星燕光爪利鐵無力掖兇尖三穴鳥雀亦
濟應意氣誰能降霜翮果猶

百牛圖爲韓都閫題

百羊不可牽百豕不可輓百虎不可馭百兕不可格百馬不可羈百犢不可得如何養百牛功高在阡陌食者民之天耕深歲始穫循犂重屯種繪圖不盈尺百牛半牧兒彷彿桃林從呼牟百獸空遺像何爲居

納濟僧舟中贈操舍人

濟浙尚盟遊川泉一葉甬豆多勞于軀情慮日綢繆人生會壞關鬚忽恨上澗勿翻令壯夫指日易白頭羨子務觀胄恭依紹箕裘孫時甚修前何必覓封侯我雖官業微足迹遍九州後會倘可期爲子着嗚呼

江湖壯遊卷爲許君尚志題

我昔起汝南猶遠遊幽燕東遊過泗水西遊窮酒泉自謂足迹

謫宦又南滇中關涉波濤意氣亦充然君志何落落孤淚情無邊泛棹得從容風月隨後先笑我從勞碌然遊誰能有

送彭秋官濟物還京四首并序

公廉介信義士也博學美才遠出等輩近偕黃門秉公奉 命鞫事于滇同心同德明恕兼濟人情罔不輸服而黃門以宿疾不幸即世公所以扶救之哀慟之為表余棺槨殯殮之者真誠迫切未始一毫不盡厥心即此一節而平生大槩可驗矣不肖忝從執事之末聆接日久不覺心醉故於公之北還遂效賦古體四首以送之惟所感深而切故其詞拙而複覽者幸不厭也

阜彼阜蘭秀黃河遶其旁所鍾多俊彥而公尤非常我昔忝觀風令聞早已彰睠此萬里道忽覩孤鳳凰仰瞻麗澤益矢言終

不忘

事變無常形公心有定據矯枉不過直求仁能強恕況復博群書義理自昭著白日照青天安肯事鉤距惟頑疏此心萬古獻當宁

至賤莫如石他山違有之鑿鑿不可轉硜硜將奚施一朝逢玉人頗能攻瑕疵所以古之士拙鈍亦自持不患難致用僧重在相知

災荒半載間黃門不可作始樂終而殯公情誠以確朋友五倫一人或忘舊約利害小不顧生死安可託吁嗟道義之端足勵澆薄

題李都閫忠節卷乃父陣亡母劉年甫二十矢志六十餘年誠不易得也

形骸死不避嫌節久不失絕徽骨未收深閨髮不櫛卓哉伉儷心皎如雙白璧懿行人所難遺澤天所畀富貴在後昆百世如一日

嗜水部姚江范邦獻時謫呂合驛宰事有不偶者

前鴻苛鷙網僅克全其羽後鴻復傷弓披靡未能舉兩鴻一朝遇不敢喧相語獵弋恣旁午俛啄安所處雲霄萬里在翮健奮莫禦

有劍鋼百鍊防身孰能支臨敵或掣肘膠鞘不可揮挫衂非劍罪勢力本不齊劍哉復劍哉鋒芒慎自持留以試盤錯屠鼠亦奚為

承恩一佳人傾宮慕其豔遭妬忽失寵棄絕不得見素譽無足恃玉顏安敢炫憤嫉亦非持貞靜聊濟變尺蠖豈長詘姤久天

亦厭時來斂蛾眉重上昭陽殿

求感卷為程元浩題

心若有感生喪親感獨求生我鞠我恩真與天地並詩書澤空存桮棬歷已冷所以孝子心風木悲不靜陟屺朝忡忡陟岵夕悁悁此編如蓼莪時讀時猛省

養晦軒為戴起潮題

蛟龍蟄潛身尺蠖屈求伸物晦尚如此人晦當自存晦中有不晦惟養能全貞卓哉戴氏翁開軒扁云云在晦既知養豮冬藏蟲春仁義晦藥石狡愉晦寖氛能養貧能慎鄙句聊相戲

義士卷宗人汉口中和翁以戎役死於都匀苗寇也

邊餉弛戎機孤壘腥風緊昏夜求誰知義氣自不泯前死無却生大罵含笑頸鐸子作俘囚犬羊亦知惻縱歸續儒脉諸孫頭

儆乃知天道定福善如合吻唯彼不義徒洪恣雜蝮蝎壯骨
宜不磨英聲故凜凜

牧牛圖二首爲朱君烘題

牛飽下山晚倒騎牛背歸掉頭認歸路擁笠遮短衣雖無書掛
角心曠情以夷西疇將有事耕深賴牛肥道旁應不喘丙相奚
問爲

騎牛渡淺水牛背平可臥呼乎一犢隨籠駒不能過顧子牛性
哉愛物以情那春雨足扶犁廣蒔秔與穤再置負郭田明年犢
亦大

程節婦卷槐溪程進士配也

昔過節婦鄉芳名塞吾耳今讀節婦傳實德信如此良人青雲
身旅櫬歸萬里節婦白璧心寒登逾三紀孝姑終高年訓子稱

名士
恩光照後裔節婦長不死

朴庵爲黃郡博文潔題

太朴以巳散誰能復其初所以有志士日惟朴是圖言朴戒巧佞行朴戒奸汙食朴淡不厭衣朴整而紆學朴鍾文彩敎朴謹範模事上抱朴忠不欺亦不訣日用守朴素不疾亦不徐至哉朴之義古道如斯夫寄語朴菴老名實宜相符

如庵爲車司訓則周題

君庵以如扁君欲何所如立必如齊肅坐必如尸居守口如瓶只防意如城且勸君如顏子顏子却如愚君如進一步如舜而巳夫進進如不及如庵眞良圖

遺愛流芳卷爲秦司徒紘曾祖太守時中題從兄崇順天府尹

濟水清如鏡源深流乃長居近嶧喬明風氣鍾以昌惟昔旌頭彥乘時握郡章紛已在裕民遺愛存甘棠久弃豈治命青史名則揚弈世承厚澤四世益有光京尹業侃侃台鼎期功煌煌求裔有如此祖德安可忘淮水晋王氏盛哉不可當秦氏今繼之濟水流未央

題畫

巨川非野水衡艫豈孤舟往來待渡頻如履平地遊丁寧黃頭郎先事虞洪流堅爾桅與楫一柁尤當謀坐令世上人舉無病涉憂笑殺鄭子産乘輿安能周

古鼎詩送潘貳守王汝

江南有古鼎製自秦漢前兩耳朴以整三足直而堅一朝貢
天府溷與衆器選時樣貴雖飾衆器用毎先古鼎雖不言造物
豈容偏欲和傳說羹舍是奚取焉

歙西程君瑜早志用世不果詩以箴之

江東有一鴻素志凌絳霄胡為顧稻粱飛鳴不自聊燕雀見之
笑將謂同翾翾豈知抱異質六翮終可調一舉或千里迅速横
衝飇

四不足卷為林舉人敎題

置身億兆上作主穹壤間巍巍九重高蕩蕩四海寛禮樂自己
出征伐容誰干云胡猶不足妄意生别端可笑唐太宗重稱天
可汗

右天子求貴

航海有妙計滾滾開財源蹴新且不惜錦屏何足言既發金谷
館歌舞日盈門云胡猶不足斛珠買禍根珊瑚鬭未了墜樓先
斷魂

右石崇求富

既稱不死藥端可駐朱顏正面廣寒宮光彩人共看世間有西
施爭妍良亦難云胡猶不足欲睹明皇觀幻出十素娥皓衣乘
白鸞

右姮娥求色

天地何其私生此不老人始唐以及虞歷夏直至殷歲月逝既
遠妻子換亦頻云胡猶不足再稱武夷君慢亭信㑹否至今無
云云

右彭祖求壽

常州揮進士功父乃內翰章公於京師有子矣

鳳翔九千仞惟凰與之俱和鳴中律呂高傍五雲居凰今邊相乖隔也傷何如有雛亦九苞悲號淚如珠他年隨鳳起瑞世混車書凰身雖莫作鳳德終不渝

江湖寄傲卷為李秉中題

富貴戒傲物江湖亦何求墨跡信如寄泛泛皆虛舟清風滿一襟皓月盈雙眸軒冕未為高珠玉奚足謀此傲豈凶德達者斯同流笑彼青白眼安能心休休

贈王醫士惟顒

人生血氣軀失養疾始作三皇窮病源百草制醫藥素問凡六經至理此關鑰厥後門戶多所得或糟粕外感仲景詳內傷東垣約溫暑河間明雜證丹溪博四子猶四書經旨賴以擴惟神

聖工巧立名既各各曰望聞問切取驗亦鑿鑿近有王碑[illegible]曾
次獨恢廓紊問亟鑽研四子互問酌謂毉意而已心法妙[illegible]於
死生骨而肉求者車聯絡沓且不索種況問謝辱薄會起
聖主召乃志在丘壑飄然復乞歸林下無求縛傳方亦濟人辟
彼陽春脚我苛道姑蘇舟傍胥門泊從君訪攝生賓主兩不惡
我質弱過蒲君形錸比霍分攜索拙筆別又言如昨君術非待
頌君情詎容却再拜投長篇塗抹不知作

見一亭爲李太守文耀題

葦丹昔未休林下豈無一遽云何曾見老衲應有識李公舊豸
冠直道嘗見黜眾遷歷兩郡民愛如冬日一朝解組歸結亭設
容膝天上問同遊袍笏尚林立

七言長短句附

題曾士美畫冊黃雀

旣云萬不抵一鷹復云萬不及一鳳也因窮屋志卑庸故使世人競譏諷君不見網羅甘受雎陽城三軍死氣暫得生又不見數十飛入王祥幕作炙供親親以樂嗟嗟黃口雖微禽忠孝所感通人心鷹徒擊搏鳳不至擒功錄過何林林玉堂先生察物理繪圖及此厥有旨他日秉鈞用衆才器之二字良如此

隊馬有作

誰道山中虎可跨嗟余騎馬人所訝失墊原非関損寒仆地不是老來詐脫軆相離十丈餘眼眶撲腫如杯大起來耐思昏復昏效禍分明天所嫁忽憶少年登第時賀到驊騮不論價一日走遍長安陌紫金鞭上繫如飛厥後馳駱兼驄何曾頃刻防泛駕只今遠調迍邅驚足乃敢憑再跨吁嗟人生不偶然一

得一失皆造化禍兮福倚福兮禍伏此理不必問塞翁馬非墜我

我自墜拙鈍之名當遠播

隸古東陳寓副仰之

猝民近來學隸古手不應心心獨苦輕着數點似亂石重取一

畫如敗堵有時筆拙心更忙片楷十字差四五仰之學趙眞是

趙變化豈妙不踰矩下視區區當汗顏一工一拙各門戶臨風

大膽寄此幅可是雷門撾布鼓

松巖山房八景八首爲詹處士鑑作公少作也

石潭清淺盆如斗掬水當看月在手天風靜時驪珠圓波痕動

處金蟇走雲邊或恐缺似鉤水底驚起魚龍遊不須更發朵石

棹謫仙玩處應同流

右珠潭夜月

遠浦人家村之北晨昏炊爨烟霏霏遙看匝地鎖朝陰宛同芳草凝春碧村翁早起策杖黎歸去氤氳擁滿衣應是山川發靈氣曉來散作祥烟飛

右遠浦生烟

羣卉不逃少昊令秋來焉敢誇榮盛樹頭偏覺芳意饒巖前獨秀風光逈晚凉乘興倚樓西清香撲鼻金風擕高枝只許一人折肯同桃李下成蹊

右巖桂秋香

朔風一夕吹大雪四山平沒千林折蒼松髙不同孤貞背霄百尺凌勁節蔚然顏色不少歷歲寒長謝隱君家當年豈獨植忻立闕軒相對堪吟哦

右嶺松冬秀

石罅通源注清泠中寬半畝如鏡淨魚吹細浪搖天光鷗眠淺岸閒雲影風來鴨綠起參差靈臺湛湛同漣漪道體本然斯可見不殊孔聖川上時

右方塘水活

疊嶂三重雲一片竟日無心自舒卷松梢高處穩鶴眠山洞陰時從龍戰雲兮勿謂徒爾閒須為霖雨沛人間絕警戒身尚人起緩隨卑為出東山

右疊嶂雲閒

怪石當溪峙突兀年來不受初平叱洪水排浪齧雲根苔蘚纏裹羅地骨我今依稀一見之直疑織女墮支機醉倚不辭歸去晚自磨荒蘚刻新詩

右溪濱奇石

一脉寒泉山之頂四時不竭何清迥其止如鏡出如練彷彿太
華峰頭井神龍所宅號名湫亢旱興雲偏悠悠鄉人歲歲乞靈
貺沛然甘澤敷遐陬

右山頂靈泉

題吳水部冰潭卷

冰潭水深幾千尺冬來水冱環如璧冰潭主人眞時髦用以自
號比清白讀書昔住冰潭邊冰潭之景何悠然洗硯鑿冰見澄
碧天光雲影相留連名位顯融今幾載冰潭勝槩應未改繪圖
向我索詩篇援筆欲慕想風采古來人傑因地靈冰潭因君今
得名冰涅不緇點不汙潭激不濁澄不清雅操宏度有如此無
怪芳名滿人耳水部安能久相淹鈞衡台鼎從兹始冰潭冰潭
世所希回笑愚溪翻可譏他年晝錦問桑梓冰潭之景尤輝

知止齋爲吳處士九霄題

少年貴有爲老年貴知止天道有消息人事亦如此君不見蝸殼惟知升升不知降終自崩蜣九惟知轉轉不知停還自殄奇哉吳丈識此機江湖覽遍收拾歸眼前百事空擔樸大鵬已息六月飛諸福優偕集晚景身既安今心亦靜戴白營營笑世人漏盡鐘鳴猶未省

高黎共行時因撫夷過此

高黎共（山名在金齒騰衝之界本名崑崙岡夷語訛爲高良公）八彎（坡名在高黎共之麓）上上盡八彎我僕痡高而又高幾萬丈翠藤擁合連茂林亂石鑿開成曲巷肩輿四鼓達黎明猶阻山椒費推還忽見茅屋三四家宿犬晨舂聲互擾行旅挈釜道傍炊鄭丁鳴鑼木木響分水嶺（嶺名在山頂）既過下如井舍輿從馬兼步强一步一憩凭僕肩立對刺竹（竹節）

峭𡷨多此故名怡夾路長高嵡共高接天東麓路江西麓龍川跡　江東

西水氣匝地起橫斷百里中峩然高黎共高且險廬山豈不高

五老呈奇兮江湖環轉蜀道豈不艱峨眉鍾秀兮川界沃衍曠

爾空高而難行有時出穴致雨兮瘴癘著人而莫道高黎共高

重重方寸坦易行從容但得此身元氣充何須與爾爭勞逸較

吉凶

讀李太卿文璧所刊醉翁亭集有作

童年讀歐記少年見蘇書聞請此亭天地間向來興廢知何如

今年駐馬滁陽驛亭只數里路非迂人事奔走成逗遛搔首一

望空躊躇太僕先生醉翁輩醉我以酒開我愚繼出此集贈我

行名筆滄海收遺珠遂次披閱過想如坐亭上情千千君不

見翁之名老若居歐公四十強自翁若將終焉歸田廬又不見

醉之鄉酣酣若趣歐公飲少輒自醉若將晦爲全身軀一朝相業重廊廟韓范富公皆齊驅翁非眞翁醉非醉山水之間樂有餘翁不衰兮醉不亂名亭之意原不虛

黃樓高一首錄請地官莊一菴改教兼以奉餞

黃樓高東城上平挹諸山幾千丈蘇公作樓樓正黃土能制水消漭湯古人處事豈率然爲國爲民心怏怏樓從公後黃不黃樓有改名無恙

題畫

遲君坐客邸摳衣將還丹延陵後人湖源士手持一圖來相授輕煙淡欲散淸波淺不流山禽鳴樹水禽鳴洲云是一路功名到白頭君志不高尚功名非所訴能乃若難巧寓意借鷺爲路鳴爲名兮聊相酬君忽嫣然笑斯言見邪不[illegible][illegible]有功實有名

豈必秀身于王侯君圖如此亦不恐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尤大書圖

上遂君去第惯緗栖草舍聊避風雨兮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五鳳樓

[illegible]軒先生文集卷之二